鬼話語- 靈號

作者: 王斯洛

Powered by 紙言

周兆強篇 (上篇)

『我為甚麼會在這裡？』

遊目四顧，這裡似是舊式的工廠大廈，面前大大的電梯門，一看就知道是送貨的電梯。雖說是送貨的電梯，但比起人用電梯，即使人用電梯就近在咫尺，人們總更喜歡乘搭這種電梯。也許是貪其空間夠大，不想和人們擠在一起吧。

似是工廠大廈，卻總是感覺有點不同。或許是過於寧靜的氣氛？這裡四野無人，甚至本應是管理員坐著的位置，亦都空無一人，空間內只有上方的老式舊風扇在轉動的聲音，以及周兆強帶點沉重的呼吸聲。

同時間兆強又發現了其他奇怪的地方，大樓的信箱內插滿了密密麻麻的信件，數量之多令到地上也佈滿了溢出來的信件，就似是郵差匆匆忙忙間把信件亂丟。

兆強好奇地走近信箱查看，只見信件上似乎被孩童惡作劇般，被寫上了不同的數字，每封信都寫滿了字，字體歪歪扭扭的，卻把信件上可以寫字的每個空隙都填滿了。兆強不禁納悶有哪一家的小孩會無聊到幹出這樣的事，他隨便拿起一封信觀看，在數字間隱約看見信件收件人的名字：周兆強。

『竟然會這麼巧合跟我的名字一樣。』兆強本來想把信件放回原地，可是轉念一想，信件反正無人認領，看一看也無傷大雅吧？最終他也敵不過好奇心，把信件拆開了觀看。

信內是一張白紙，一樣寫滿了數字，惟一不同的是寫字的是紅色筆，導致寫得密集的字就如血跡一樣，就像有受害者臨終前把兇手的名字寫下。

兆強仔細一看，信內的數字看似雜亂無章地寫著，卻隱然有序地重複寫著相同的數字：4、7、7、8、6、9、1、3。

『咦？豈不就是我的電話號碼？』

「叮！」

冷不防電梯發出了到達的聲音，把兆強嚇了一大跳。他放下了手上的信件，向電梯方向張望。電梯門徐徐打開，有一瞬間他以為會好像電影The Shining一樣，從電梯內湧出大量的血液。結果甚麼事都沒有發生，大大的空間內空空如也，只有冰冷的三面鐵壁。

兆強瞧著電梯門，本以為它會慢慢關上，沒料到它一直打開著，恰似是一隻張大口的怪獸，在等待他走進陷阱自投羅網。兆強猶豫著應該怎麼辦，可是感覺上電梯內總是有種不祥的氣氛，他決定往回走，向大廈門外走去。

大廈正門是一道重重的鐵門，兆強不禁納悶著正常的大門會用這樣厚重的大門嗎？他嘗試用力把它推開，可惜紋風不動，似乎被人鎖上了。他用力的推了又推，始終無功而還。

「外面有人嗎？我好像被困在這裡了！」

兆強試著向外呼叫，但鐵門貌似把他的聲音都吸走了，怎樣叫喊都沒有人回應。

他走進保安員的位置，希望可以找到正門的鑰匙。保安員的工作枱遍佈灰塵，就像很久已經沒有人工作，亦沒有人清潔。他打開旁邊一排排的抽屜，發現內裡一樣放滿了信件，信件上一樣滿滿的數字塗鴉。

兆強頹然地坐在管理員的位置，看著張開的電梯門，直覺告訴他，惟有走進門內，才有方法離開這個困境。

兆強回想著他來到這大廈的原因，可是甚麼都想不起來。

『我明明記得自己正躺在家中的床上睡覺，難道我是在夢中？』兆強大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一陣赤痛的感覺，告訴他這並不是夢。

他想起一些驚悚電影，例如恐懼鬥室、心慌方等，總喜歡把人捕捉到陌生環境，作困獸之鬥並大肆加以折磨，難道自己墜入了只應電影情節才有的境況？

「喂！你們想對我幹甚麼？我不會怕你們的，放馬過來！出來面對我吧！」兆強看著上方的閉路電視凶狠地叫喊著，卻按捺不住聲音微微的顫抖。

他在原地等了又等，等著將會到來的未知命運。這裡沒有時鐘，渾然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只知道自己的肚子開始咕咕作響，提醒著他已經餓扁了。他再次翻找管理員的抽屜，看看會不會有遺留的食物，可惜除了信件外甚麼都沒有。

兆強再等了一會，感到唇乾舌燥，除了食物外，他也很久沒喝過水了。兆強舔著乾燥的嘴唇，再次看向電梯方向，似乎除了走進去，他已沒有其他出路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入電梯，看著選擇樓層的儀錶板。從『G』去到『34』，儀錶板和普通的電梯沒兩樣，可以推斷出這裡有三十四層。他決定按下『34』的按鈕，直接去到最高層，嘗試從那裡找尋路徑上天台，試一試在天台尋出路。

電梯門緩緩關上，兆強看著顯示樓層的屏幕，1、2、3、4.....電梯慢慢向上前進。這時候，他聽見後方傳來小孩的哭聲。

「嗚.....嗚嗚.....」兆強起初以為是自己的幻覺，但哭聲實在過於真實，令他無法忽視。兆強感覺到本應只得他一人的空間內，忽然多了其他東西的存在，而且就處於他的正後方。他忍不住一點點地扭過頭去，用眼睛的餘光掃視後方，隱約窺見有一名小孩蹲在電梯角落處哭泣。

兆強不禁寒毛直豎，他可是非常肯定在進電梯前並沒有其他人存在。一瞥間，兆強感覺到那名小孩突然站起來，向他的方向觀看。

「嗚.....嗚嗚嗚.....」哭聲持續，然而聲音離他越來越接近。

此時儀錶板顯示電梯去到25樓的位置，兆強當機立斷，死命地按接下來所有樓層的按鈕。

「嗚嗚嗚.....嗚嗚.....」哭聲距離他只有半步之遙。

「叮！」電梯門在28樓打開了，兆強立即向前狂奔，跑至幾米外才敢回頭看，卻見電梯內空無一物。

『難道剛才真的只是我的幻覺？』

電梯門再次關上。兆強定過神來，察看週遭的環境，發現這裡的格局就和一般的舊式工廠大廈無異，凹字形的設計，一層大約有十個單位，包圍著中間的是中庭位置。兆強從樓層的欄杆伸出頭去俯視中庭的環境，看見下方一樣沒有任何人，只有大量的雜物亂糟糟地東歪西倒，遠方則是車輛出入的鐵閘。他凝神看去，似乎可以從車閘的空隙鑽出外面，當然大前提是他有辦法走到車閘位置。

兆強瞇著眼向車閘遠眺，驀地感覺環境一暗，恰如上方忽然有黑雲籠罩。他向上方一看，看見一個女人的面孔，可是面孔卻是反轉的。

那是一個頭下腳上，正從上方掉下來的女人。

兆強眼光追隨著掉下來的她的身影，目睹她就如風箏般高速向中庭落下。

「嘭！」一聲巨響後，那個女人就像破掉的西瓜，血漿腦漿飛濺中庭內，四肢亦都以奇怪的角度扭曲著，怎樣看她都不可能仍然生存了。

可是兆強錯了。

那女人靜止了一會後，倏地開始動起來。她掙扎著在地上扭動，就似一隻斷腳的蜘蛛垂死的掙扎。

「啊啊啊……啊啊……」她發出微小的呻吟聲，在異常寂靜的環境中卻清晰可聞。兆強被嚇呆了般看著扭動著的她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「叮！」電梯門再次打開，兆強立即瞧向那個方向。電梯內依然是空空蕩蕩的，但電梯門為何會突然打開？

電梯又再關上，兆強再回頭望向中庭，發現那個女人已經不見了，只餘下地上一大片的血跡。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!!!」

冷不防耳邊傳來瘋狂的叫喊聲，兆強一轉頭，發現剛才跳下去的女人就站在他面前，並和他四目交投。她血紅的雙眼就在兆強眼前不到十公分處，近得可以嗅到她大大張開的血盆大口內的腥臭味。她的頭蓋骨破裂，可以清楚看見只餘下一半的腦袋，手腳斷成幾截露出破碎的骨頭，雙腳變成『之』字型卻不可思議地仍可站立原地。

周兆強篇 (下篇)

兆強嚇得魂飛魄散，腦海中只有一個想法：『走！』，他立即往相反方向沒命價地奔逃，只希望離開那個不知道是鬼還是怪物的東西。兆強一直跑一直跑，終於看見出口的標示，是防煙門！

兆強衝進防煙門看到樓梯，『我應該往上走？還是往下走？』

沒時間思考了，往下走可能只是回到那個封閉的大堂，往上走到天台可能還有一線生機，他決定往上跑。

「刷……刷……刷……」兆強聽到她拖著腳追過來的聲音，越來越近。

「67182731、97281928、64522918……」同時她喃喃自語地說著奇怪的數字，是電話號碼？

兆強快步向上跑，那東西憑那傷殘的雙腳竟然也可以高速地移動，他始終無法把距離拉開。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……他終於跑到頂層，望見通往天台的鐵門。

「喀喀喀喀----碰碰碰碰！」可惡！門又被鎖上了！兆強拼命地撞門，卻絲毫動搖不了鐵造的門，這該死的建築物為甚麼所有門都是鐵製？

「刷……刷……刷……」「87176281、61536381、67281924……」聲音只在咫尺之遙了。兆強瞥見她從下一層的樓梯一邊走上來，一邊用那滴著血的雙眼看著他，越來越近……越來越近……

在她快走到兆強面前的時候，他跳過樓梯間的欄杆，向下層一躍。

「痛！」好像扭到腳了，但也沒空顧這麼多。兆強再次衝出防煙門，向樓層的單位逐家逐戶拍門求救。

「有人嗎？有人嗎？救命啊！」兆強瘋了似地呼救，可是每一戶都是鴉雀無聲，看來全都是空置的單位。

「咔噠。」終於有一道門鎖開了，兆強沒時間細想，猛然撞開門便衝入屋內。

****

在工廈單位改裝成的劏房內，每家每戶的私隱就只以一條布簾保護，布簾內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每家都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老死不相往來。

在其中一個布簾內，一個大約七、八歲大的小孩正被媽媽責罵，就如每個家庭每天都會發生的事，見怪不怪。惟一不同的是，媽媽打小孩的力道未免過於認真。

「嗚……嗚……媽媽對不起……我以後不敢了……」小孩哭著說。

「為甚麼？為甚麼？為甚麼你就是不肯聽聽話話？」媽媽一邊以籐條抽打小孩一邊說。

「嗚……對不起……我錯了……不要打我……」

「不要打？不要打？到底我前世做錯了甚麼，會有你這樣的兒子？為甚麼你越長大會越像你那混蛋父親？為甚麼你要學他說謊？」

「嗚……嗚……對不起對不起……」

「……算了，你跟我出來。」媽媽深吸一口氣後好像冷靜了下來，牽著小孩的手向外走。

走到單位外的欄杆處，媽媽凝視小孩一會後，說：

「下輩子不要再進我們家了。」

她橫抱起小孩，向欄杆外一拋，小孩悽厲的哭聲慘叫聲不絕於耳，令人心寒。

「不用害怕，媽媽現在就下來陪伴你。」她喃喃說道，然後看著兆強說：「你等一會也下來陪我們吧。」

她爬出欄杆，頭下腳上跳了下去，就如斷線風箏一樣。

****

『剛才的情境是……幻覺？』兆強恍似從幻覺中醒來。他忽然想起，剛才他目擊跳下去的女人是從他的上方出現，也許就是他正身處的樓層？

「刷……刷……刷……」在他陷入幻覺其間，那怪物已經來到很接近的位置了。

『沒辦法，先找地方躲起來吧。』兆強查看單位內的環境，和幻覺內的劏房有點相像，可是看來已經很久沒有人居住。環境亂七八糟，遍地垃圾，似乎住客都走得很匆忙。而且四周漫延著一陣中人欲嘔的臭味，蟑螂與及不知名昆蟲週圍亂竄，實在令人不想多加逗留，可是看來兆強已經沒有回頭路。

他發現有一個壁櫥，看起來依然完好無缺，他決定先走進去暫作躲避。

「刷……刷……刷……」「83749264……57281273……21928374……」那怪物走進單位內，慢慢走近壁櫥位置，並四處張望。

兆強屏息靜氣，從壁櫥的縫隙中窺看她的舉動，大氣也不敢吭一聲。有幾隻昆蟲在他身上臉上爬來爬去，痕癢得他恨不得把牠們一手拍死，但他知道自己一動便糟了，惟有死命忍住。那怪物在房間內四處張望，像是在尋找獵物一樣，幸而她卻沒有很仔細地搜索，也沒有把壁櫥打開來。

「刷……刷……刷……」那怪物張望一輪後漸行漸遠，兆強終可鬆一口氣。這時候，兆強聽到後方傳來小孩的聲音說：

「叔叔，抓到你了。」

小孩蒼白的臉龐從黑暗的壁櫥中出現，並用雙手蓋著兆強的雙眼。

「62718271……82837189……」隨著小孩的聲音，兆強感到雙眼一陣劇痛，從眼中流出溫熱的液體，然後他甚麼都再看不到。

****

「啊啊啊啊！」兆強從床上彈起來，心臟仍在怦怦怦怦地急促跳動，忍不住不斷地喘氣。

『幸好我還活著。為甚麼會發這樣的夢？未免過於真實了。』兆強四周打量，這裡無疑是自己的睡房，看來剛才的確只是一場夢。

兆強稍作休息後，心跳總算回復正常，他決定去浴室洗澡，畢竟渾身是汗太不舒服了。他走出睡房外，看見母親就站在他面前，把他嚇了一大跳。

「嚇死我了，妳站在這裡幹甚麼？」兆強說。

「我才想問你幹甚麼？半夜三更大叫大喊的。」兆強媽媽說。

「沒甚麼，發了一個惡夢而已。妳回去睡吧，我先去洗個澡。」

「嗯。」

兆強說完便走向浴室，這時他聽見背後的媽媽說：

「61728465 …… 97287498 ……」

王美芳篇 (上篇)

在一間不到二百呎的小辦公室內，十多人正坐著埋頭苦幹。辦公室的設備很簡陋，數張長枱，每張枱上有一部電腦供數人分用，而每人的配備就只有一部電話和一堆紙張，紙張上寫滿了不同的電話號碼和姓名。

「喂，是昌哥嗎？」王美芳對著電話中人說：「我是誰？你不認得我的聲音嗎？你猜猜？對啊，不就是彩珠麼！」

對了，這間是詐騙集團的其中一間辦公室，美芳則是其中的一個小職員。起初入到詐騙集團，要說謊哄騙別人的財產，美芳良心都會有點不安，慢慢地她也習慣了，還在集團內升遷成為資深詐騙專員。

「你最近過得好嗎？哦，那便太好了！」美芳繼續說：「我嗎？我就真的糟糕了，最近在內地駕車撞到人，現在被要脅大筆金錢.....喂？喂？」

美芳帶點憤怒地掛上電話。這個詐騙集團的薪水是按照業績分配，每次成功詐騙都會有不錯的佣金，可是這個月美芳還未有任何成功個案，難免令她心情煩躁。

「唉！累死人了！外面很多公司都會自動化電話留言或是微信傳訊息，等傻子自己跌入陷阱了，我們公司還是這麼落後，浪費這麼多人手慢慢打電話！還要堅持用『猜猜我是誰』這麼舊的點子！」美芳說。

「噓！這麼大聲，被老闆聽見你便倒楣了。」坐在身邊的同事秋萍說：「別抱怨這麼多了，我們這些既低學歷又其貌不揚的新移民，不用賣身便值得偷笑了。」

「唉！我知道，我也只是隨便發幾句牢騷而已。」

「乖乖撥電話吧！也許下一個人剛好是億萬富翁，那你便發達了。」秋萍安慰說。

美芳聞言惟有苦笑，心知道自己並沒有這麼幸運，而且就算有這種大客戶，發達的也只會是公司，不會是她。

她按照電話表內的順序撥了下一個電話，鈴聲響了沒多久便接通了。

「喂，是志文嗎？」

「啊.....啊.....啊啊.....」電話內傳出男人的呻吟，像是處於極大的痛楚之中的聲音，就如臨終的哀號。

「喂？志文？你還好嗎？」

「嘻嘻.....嘻嘻嘻嘻.....」聲音一變，忽然變了一輪低笑聲，就似有人在美芳耳邊嘲笑著她。

「喂？你是在戲弄我嗎？嘩--------」電話內忽然傳出高頻率的刺耳聲音，美芳連忙把話筒拿開，但耳朵已經被聲音弄得隱隱作痛。

「豈有此理！真倒楣！」美芳氣憤地掛上電話。

「怎麼了？」秋萍說。

「沒甚麼，沒有億萬富翁，反而被玩弄了。」美芳深深不忿地說。

「看開點吧，最近我們的技倆被記者大肆報導，反被玩弄是經常有的事。」

「唉，看來今天都沒甚麼運氣，下班早點回家早點睡算了，明天再戰。」美芳無奈地說。

為了遷就不同人士的下班時間，美芳工作的集團採取輪班制度，分了上午班和下午班。這天美芳被分配了下午班，下班時天已經全黑了。可能受日間的電話影響，令她今晚總是感覺有點不妥，就像是被人跟蹤監視著的感覺。

回家的路上，美芳會路過一條不太多人走的小巷，每次她走過都會擔心被埋伏搶劫。今晚她本來想繞路避過這條近路，可是想到要以疲憊的身軀額外走十分鐘路程，最後還是決定作罷，照樣走原來的路線。

美芳懷著有點膽戰心驚的心情走進小巷，剛走進小巷就聽見『噹噹噹』的聲音。雖然晚上這時間還有工程在進行令她有點奇怪，但聽到有聲音反而令她較為安心。可是，當她去到小巷中間的位置時，她赫然看見一個奇怪的男人正站在燈柱下。那個男人面對著燈柱，不停地小聲自言自語，身體同時不斷前後搖動，頭顱間歇性撞上燈柱，發出噹噹的聲音。

美芳停了下來，瞪大了眼睛看著那個男人，猶豫著應該往回走還是從男人身旁走過。小巷的路很窄，只能夠容納大約兩三人同時走過，但美芳終究還是決定靜悄悄地從男人身邊走過。她攝手攝腳地走，生怕接觸到那男人的衣衫，驚動到他。當她走到男人身旁時，她終於聽到男人的說話：

「61988172、61988172、61988172……嘻嘻……嘻嘻……」

美芳感到一陣心寒，而且不知道是否自己多心，總覺得那男人的笑聲和早前電話中的男人笑聲極為相似。

美芳快步向前走，完全不敢看向男人的方向，直到她離開小巷很遠後才敢回頭看。幸好那男人並沒有追來，美芳這才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美芳一個人住在九龍區的公屋，早年為了拿到香港的戶籍，隻身來港下嫁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翁，過沒多少年，老翁就因病過世了。他遺留下的財產不多，可是香港寸金尺土，留下一間公屋給美芳已算很不錯了，起碼她不用擔心住宿問題，電話詐騙的收入已經足以糊口。

「晚安！今天很晚啊！」大廈管理員發叔是一個六十餘歲的伯伯，雖然不年輕了，但是說起話來還是中氣十足，而且他為人熱情有禮，深得住客歡迎，美芳和他也很熟絡。

「對啊……」美芳垂頭喪氣地說。

「怎麼了？今天的面色好像不太好。」

「說來話長，電梯到了，明天再說吧。」

今天整天都過得不順利，惟有回到家才有安心的感覺。在美芳的丈夫剛過身的日子，在家中她總是感覺心驚肉跳，儘管丈夫的死和她完全無關，可是為了戶籍而結婚，令她始終有點兒有愧於心，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她慢慢也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，還開始對單身的日子享受起來，並且養了一隻貓當做身邊的伴侶。

說到這間公屋惟一的缺點，大概是天花板經常有滲水問題吧，最近天花的混凝土甚至開始有剝落的跡象。美芳曾經多次和樓上的住戶對質，也找過管理處和政府部門協助，可惜情況始終未有改善。她更因此事和樓上住戶交惡，對方有時會故意在半夜製造噪音，令美芳不勝其煩。

「嗄吱嗄吱嗄吱.....」一回到家，樓上又開始製造出古怪噪音。

『又來了，明天一定要到管理處投訴。』美芳這樣想著。

回到熟悉的家，美芳立刻攤坐在沙發上，邊撫摸飛撲上來歡迎自己的小貓咪，邊百無聊賴地按著電視遙控，晚上的電視節目真的很枯燥乏味。

「咦？」在轉台期間的電視螢幕黑暗畫面裡，美芳彷彿看見除了小貓外，還有其他人坐在自己的身邊，那人雙手放在大腿上，一動也不動，就似是葬禮用的紙紮人偶。

美芳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，卻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手震顫著再次按下了轉台的按鈕。

甚麼都沒有，只有美芳一個人。

『是我想多了吧.....』美芳呼了一口氣，決定先去洗個澡令自己清醒一點。

隨著溫熱的水灑下，她感到一整天的不愉快都被驅散了，一個熱水澡的確令美芳清醒多了，疲憊也就如一掃而空。

「嘩！嘩！」在潺潺的水聲中，美芳卻隱約聽到一些其他的聲音，她旋即扭動水龍頭，讓水勢下降一點。

「踫！踫！」這次聽得清楚了，宛若浴室門外有人在敲門的聲音。可是，美芳明明是獨居，怎會有人在外敲門？小貓的力量也不可能發出這樣的聲音。

美芳感到不寒而慄，那敲門聲非常有規律，讓她想起小巷裡的男人以頭顱撞擊燈柱的情景。她關掉水龍頭並穿上衣服，站在浴室門前，側起頭傾聽門外的聲音。

「踫踫踫踫踫踫！」敲門聲變得更加大聲和密集，恍似外面站著的人已經因為等待而瘋狂。

「是誰在外面？我要開門了，我會大聲呼救的。」美芳憑藉顫抖的聲音，假裝不害怕地說。

她鼓起勇氣，在心中默數三聲後，用力打開門。

甚麼都沒有。

可是美芳這次不可能再欺騙自己了，她聽得清清楚楚，那敲門聲非常真實，一定不會是幻覺，除非她已經瘋了。

她跑到自己的睡房中，鎖上門並爬上床上，縮在床的一角看著房門，提心吊膽著有人或是其他東西闖進來。美芳一直緊盯著房門，卻良久都沒有任何動靜。

『莫非我真的瘋了？也許只是工作太累精神緊張吧。』美芳放鬆一點後躺在床上，想起剛才自己驚惶失措的舉動也不禁失笑。

「唰唰唰唰。」這次的聲音是從床下傳出來，猶如有東西在床下以指甲刮著床底的聲音。

「又怎麼了？應該都只是幻覺吧？」美芳嚇得彈起來，心臟控制不了地怦怦直跳。她緊抓著床的邊緣，把頭一點點、一點點、一點點，緩慢地伸下去，窺探床下的東西。

「喵。」小貓的眼睛在黑暗的床底閃閃發亮，發出異樣的光芒。

「原來是你啊小貓咪，嚇死我了。」美芳從床底抱出小貓，抱著她躺回床上。

這時候，美芳看見有個面無血色的男人正懸掛在半空中俯視著她。

王美芳篇 (下篇)

「哇啊啊啊啊啊！」美芳醒了，看來自己不經不覺間睡著了。昨晚發生的事有多少是真實？或許所有事都只是一場惡夢？可是現在她又要踏進另一場惡夢：她睡過頭，錯過上班時間了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！」剛回到公司就被老闆臭罵了一輪，心情更猶如雪上加霜，回坐位後忍不住一五一十把所有事情都跟旁邊的秋萍訴說。

「這件事聽起來不太像幻覺，真有點邪門.....」秋萍沉吟著說。

「不會吧？莫非昨天的電話招惹到甚麼冤靈了？」美芳開始感到擔心。

「先別太擔心了，或許妳先試試再撥打昨天的電話，跟對方道歉吧。」秋萍建議說。

「這樣會有效嗎？」

「我也不懂，但總比甚麼都不幹好。」秋萍說道。

於是美芳翻查昨天的紀錄，打算嘗試一下秋萍提議的方法。

「好像叫甚麼志文的.....是這個了！61988172，怎麼這號碼似乎有點熟悉.....」

「先試打看看吧。」

美芳開了擴音器撥打電話，附近的同事聞聲也好奇地看過來。

「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未有用戶登記.....」電話傳出的錄音說。

「怎麼可能？昨天明明接通了的。」美芳驚訝地說道。

「也許是巧合吧，剛好今天中止電話服務了。」秋萍安慰說。

「會有這麼巧合嗎？難道我真的中邪了？」

「這樣吧，我認識一個叫葉夏青的道家師傅，聽說道行非常高深，很多人中邪都會去找他，萬試萬靈。我下班嘗試一下去找他，問問他的意見吧。」秋萍說。

「謝謝，全指望妳了。」美芳滿懷希望地說道。

下班後，美芳不敢再走小巷那邊，轉走較多人行走的大路，幸好回家路上也平平安安，甚麼怪事也沒有發生。

回到大廈的大堂處，美芳看見管理員發叔正伏在桌子上休息。

『發叔年紀也大了，還要每天去走樓梯巡樓還真不容易。』美芳心想。

上電梯回到家中，美芳不敢看向電視方向，更不敢走進浴室，直接不洗澡就撲去床上，蒙起被子倒頭就睡，只希望一覺醒來甚麼事都沒有發生，秋萍又順利找到高人幫忙，那便雨過天晴了。

美芳原以為擔驚受怕的心情會很難睡得著，但她可能太累了，躺下沒多久便沉沉睡去。

****

一間小房子的客廳內，有一名貌似二十餘歲的男人正淚流滿面地跪在地上，四周圍空無一人，他卻不斷向不同方向跪拜叩頭，就似是向一班隱身著的人求饒道歉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是我錯了，不要怪我，是我太貪玩，是我害了你們.....」

他一邊不停道歉一邊叩頭，額頭被撞出斗大的傷口，看來更開始有點微微凹陷下去。他的血流如注混合了滿臉的涕淚，不斷地滴落地上，發出像雨滴的聲音。

「我知道了，我的錯不值得被原諒，我會負起責任，以生命去償還的。」

那男人搖搖晃晃地站起來，拿起旁邊的繩索，站上椅子並把繩索縛在天花的吊扇燈上。他把繩索打結後套上自己的頸項，腳跟用力踢倒足下的椅子，『啪』的一聲，也不知道是椅子落下的聲音還是頸骨被收緊的聲音。

「啊.....啊.....啊啊.....」那男人喉頭間傳出痛苦的聲音，舌頭不自禁地伸出，眼睛也因為巨大的壓力而向外突出，恍似快要從眼眶中飛出來。他的淚水唾液鼻涕血液不停落下，直到他完全發不出聲響，萬籟俱寂。

****

『為甚麼會發這樣的夢？』美芳再次驚醒過來，又一次分不清是夢境還是幻覺。她在床上不斷喘氣，仍然驚魂未定，惡夢的真實程度就如身歷其境，彷彿上吊的是她而不是那個男人。她撫摸著自己的頸部，幸好依然完好無缺。

「啪！」這時候客廳處傳來一聲響聲。

美芳驚惶地看向房門，她很想忽視剛才的響聲繼續睡覺，可是又擔心外面有賊人正入屋行劫。一輪內心交戰後，她決定拿起房內的雨傘走出房外，恰似雨傘可作為保護自己的武器般。

她小心翼翼地打開房門，掂起腳尖慢慢步向客廳，以免製造出任何的聲音。她緊緊握住手中的雨傘，感到手心冒汗，感覺自己似是一個孤軍闖進敵陣的突擊隊員。

她靜靜地穿過房間和客廳間的走廊，走到客廳處。她看見了夢中的男人正吊在天花上，不停前後搖晃並且搖搖欲墜，他頭上的血液似是已經流乾了，臉色蒼白無比，他的口大大的張開，舌頭依然無法收回，眼睛一樣的突出，但瞳孔卻死死的瞅著美芳。

吊著男人的繩索掛在天花的燈上，似是快要斷掉似的，不斷發出嗄吱嗄吱嗄吱的聲音，就和美芳昨晚回家時聽到的聲音一樣。

美芳驚叫一聲，嚇得拋下了手中的雨傘，衝向大門解開門鎖，奪門而出。

她衝向電梯，猛按電梯的按鈕，一邊看著家門方向，一邊看著電梯顯示板，心裡喊著：『快點！快點！快點！』。

電梯門終於開了，她看見那男人吊在電梯的正中央，突出的眼珠繼續瞧著美芳。

美芳嚇得魂飛魄散，連忙跑向後樓梯位置逃走。她家住在十樓，要跑下去應該都不太困難。

她推開防煙門就向下跑，去到九樓的位置時，她無意中瞥向防煙門的窗口，竟然又看見了那男人吊在半空瞧著美芳。

八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七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六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五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四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三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二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一樓的防煙門窗口，那男人仍然在看著她。

終於跑到大堂位置，美芳看見發叔依然伏在管理處休息。

「發叔！別睡了！有鬼啊！」美芳走進管理處搖動發叔的身軀。

發叔隨著美芳的搖動從椅子跌落地上，頸上有一條勒痕，舌頭伸出，看來已經死掉一段時間了，而且死狀和剛才那個男人很相似。

「死.....死了嗎？怎麼辦？應該報警嗎？」美芳感到六神無主，但理智告訴她一定要先離開這個地方。

美芳走出管理處衝向大門口，正當她想推開玻璃門外出時，她目睹那男人從懸空的繩子吊下，頸部發出啪的一聲，雙眼終於從眼眶脫出，並沿著他的身軀緩緩滑下腳底，但那雙眼球始終隔著玻璃門凝望著她。

美芳嚇得跌坐地上，卻完全忘了疼痛。她坐在地上慢慢向後退，希望遠離門外的視線。

這時候，她驀地感到兩邊肩膀有東西在觸碰她的感覺，就如她後方有人懸掛在空中，雙腳卻因為搖動而不受控地踢到她的雙肩。

美芳霎時忘記了呼吸，她知道自己已經永遠逃不出這大廈了。

陳滿全、潘應林、張安怡、劉志文篇 (上篇)

某公司的職員餐廳內，三男一女正興高采烈地談話，其聲量之高惹人側目，說話內容更令週圍的人大皺眉頭。

他們是公司內人所共知的靈異現象研討會(自稱)，四人於某天飯聚時發現大家志趣相投，大家都熱愛恐怖電影和鬼故事，於是自發租成了這個靈異現象研討會。四人約好了每個月都會相聚，討論身邊遇到的靈異現象，順道分享世界各地的都市傳說。如此特殊的喜好，自然令公司其他同事覺得他們是怪人四人組，不過他們並不介意，反而更加自得其樂。

「你們知道嗎？我前兩天看了一部叫『鬼影』的泰國電影，讓我重拾一點驚怕的感覺了。想不到現在的泰國恐怖電影拍得這麼好，你們有機會都看一看吧！」

說話最大聲的是陳滿全，公司內的人叫他做口水全，這名字除了揶揄他多說話之外，也確切形容了他說話時口沫橫飛的樣子。現在他邊吃飯邊說話，更把食物噴到整張枱面都是。

「你是乘搭了時光機的古代人嗎？你知道『鬼影』是多少年前的電影嗎？泰國已經拍攝過無數恐怖電影了！」

有點尖酸刻薄的是潘應林，有一個暱稱叫大森林，亦有人叫他大猩猩，只因為他巨大的體格看來的確有點像猩猩，而且渾身是毛更如森林中的猴子一樣。

「別恥笑他了，最近的恐怖電影的確沒甚麼新意，特技化妝的成本更多過驚嚇情節，還是以前的電影好看，沒甚麼成本，卻自自然然令人驚嚇。」

四人中惟一的女性張安怡說道。在公司內人人都叫她神女，並不是說她的外貌有多出眾如神仙，而是諷刺她愛好靈異現象，像個神經女一樣。

「對啊，最近的電影談魔鬼更多過說鬼魅，很多部看到一半都快睡著了。」

劉志文，英文名阿Man，為人卻不見得多有男子氣慨，遇到要事總會第一時間退縮，可是說到靈異事件卻永遠不落人後，對鬼怪幾已達到狂熱的程度。

「對了，你們有聽說七樓人事部Sally的事嗎？」神女問道。

「那個瘦瘦削削、不怎麼說話的女生？她怎麼了？」大森林說。

「你們在公司真的沒朋友，這麼大件事你們都不知道麼？」神女說。

「別賣關子了，快說快說。」口水全說。

「上星期一，她在洗手間拿牛油刀猛割自己的頸部，死了。現場遍滿她的鮮血，發現她屍體的同事更當場被嚇昏了。」神女說。

「這麼瘋狂？她因甚麼事自殺？」口水全說。

「就是這點最奇怪，她沒有留下任何遺書，她沒有男朋友，也沒有在公司被欺凌。據現場的警員說，拿這麼鈍的刀自殘，她應該經歷了很長時間的痛苦才死得了，很驚訝竟然有人挑選這種方法自殺。」神女說。

「這麼離奇，會否是被鬼附身了？」阿Man陰森地說。

「其實公司內也傳得沸沸揚揚了，很多傳言說公司陰氣重，又有人說公司地址以前是亂葬崗，甚麼樣的傳言都有。」神女說。

「好，決定了！我們一起找出Sally的死因吧！」阿Man說。

「嗄?!怎樣找?!」眾人異口同聲驚訝地說。

阿Man露出陰測測的笑容說道：

「你們有聽過日本逆拍手的傳說嗎？」

「都市傳說嗎？好像有聽過，不太記得了。」

「相傳陰間的人的行為會與陽間的人相反，所以鬼魂拍手會用手背對手背的方式拍，日本很多電視節目都曾經拍到人用手背拍手的。又有傳聞說，陽間的人逆拍手的話，會很容易招惹到鬼魂。」阿Man解釋說。

「那和Sally有甚麼關係？」大森林不解地說。

「重點來了，我之前在討論區看過，只要在半夜十二點燃點蠟燭，圍著蠟燭逆拍手十次，再一邊默念著鬼魂的名字，就可以召喚對方出現。我們今晚可以試試這方法，直接問當事人自殺的原因。」阿Man續說道。

「嘩！這麼猛！」口水全大叫道。

「噓！不要這麼張揚！」阿Man連忙阻止他。

「對了，你上次幹了那件事，被老闆臭罵了一輪，差點便被開除了，這次還有膽這樣做？」神女說。

「嘿！一件事還一件事。只要我們不張揚的話，一定沒事的。那便約好了，今晚十一時半，在七樓員工廚房會合，不見不散！」阿Man說。

晚上十一時半，七樓員工廚房內。

「買蠟燭了嗎？大家沒有被人發現吧？」阿Man問道。

「我買了，晚上留在公司加班並不算太稀奇，應該沒問題的。」神女說。

「對了，你們知道Sally的名字嗎？」大森林說。

「你們真的一點準備都沒有。我查過了，叫曹莎容。」神女回答說。

「那一會十二時正燃點蠟燭，逆拍手十次再默念曹莎容就可以了嗎？」口水全問。

「對啊。」阿Man說。

四人靜默了一會，空氣中瀰漫著一股奇妙的氣氛。

「我們.....真的要做嗎？不會有問題吧？」大森林不安地說。

「都來到這裡了，不會現在才退縮吧！」口水全喊道。

「對啊，又不是我們害她的，怕甚麼！」阿Man說。

再度沉默了半晌，牆上的時鐘指向十一時五十九分，神女關掉燈，拿出打火機燃起蠟燭，並放在廚房桌子中間，四人則圍坐在桌子的四邊，環境靜得一根針跌在地上也可聽到。

「嗶嗶嗶嗶！」這時候口水全的電話響起來。

「嚇死人了！調校鬧鐘幹甚麼！」大森林嚇得大叫。

「別亂說話！我們開始吧！」阿Man說。

四人各自手背對手背，開始逆拍手，一邊默念：

「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、曹莎容.....」

「.....」

「.....」

「十二時零一分了，甚麼事也沒有發生啊。」口水全說。

「嗯，討論區的傳聞果然信不過，真令人失望。」阿Man話雖這樣說，卻很明顯地鬆了一口氣。

「對啊，鬼魂那有這麼容易便見到。真無聊，我先去去洗手間，接下來便回家算了。」神女說。

「要我陪妳去嗎？」大森林色迷迷地說。

「去你的，我有手有腳自己不懂去嗎？」神女翻一翻白眼後說。

神女走出廚房外，走廊不知道甚麼時候也關燈了，黑漆漆的一片。

「是保安員關燈省電嗎？晚上的公司還真有點恐怖，快去快回好了。」神女嘀咕著說。

走進洗手間內，幸好仍然燈火通明，而且洗手間被打掃得一塵不染，神女不禁暗暗稱讚七樓的清潔員工的勤奮，心想十樓的清潔員工也是這樣便好了。

她走進其中一間廁格內，關上門，稍作清潔便脫下褲子如廁。

忽然間，洗手間內的燈被關了，變得伸手不見五指。同時，神女聽見右方某個廁格內傳出關門聲，其後，更傳出『嚓嚓嚓嚓』的聲音，就如肉店的切割員在切開豬肉肌腱的聲響。

神女倏地想起，Sally自殺的地方，不就是七樓的洗手間？

「是誰？是大森林嗎？別玩了，一點都不好笑。」神女顫抖著喊道。

嚓嚓嚓嚓的聲音持續，更多了一些滴滴答答的聲音。

神女深吸一口氣，衝出廁格走向洗手間的門，門卻不知道甚麼時候被鎖上了。神女瘋了似的拍門，聲嘶力竭地叫喊著，但外間始終悄無聲息。

倏忽間切肉的聲音停止了，神女回頭看向廁格方向，可是環境實在太黑了，甚麼都看不到。她拿出懷內的電話，打開了手電筒功能，哆嗦著一步步走向廁格。

手電筒照著廁格，由於聲音停止了，神女不肯定聲音是哪兒發出的。她猶豫一會後，悄悄地拉開了她如廁位置右方第一間的廁格。

空空如也。

神女再拉開右方第二間。

空空如也。

只剩最後一間了，神女的心臟跳動得飛快，鼓起勇氣拉開了最後一道門。

一樣空空如也，但神女隱約可以看見廁格牆身和地上的瓷磚泛著紅光，看起來，Sally自殘的位置就是這裡了，儘管經過清潔員工努力的洗刷，但深邃的血色仍未能完全清走。

神女感到如釋重負，慢慢關上門。

頃刻間，神女看見了一個頸部被切開一半、頭部只剩下一絲肌肉連接著身體的女人，渾身是血地站在門後。

她被切開的頸部在發出『噗噗噗噗』，如像吹泡泡的聲音，眼睛卻怨毒地看著神女。

****

陳滿全、潘應林、張安怡、劉志文篇 (中篇)

「怎麼神女這麼久都未回來？」大森林說。

「可能真的直接回家了吧？等這麼久依然甚麼鬼也沒有出現，我也睏了，大家也回家吧。」口水全說。

「沒辦法，那就先回家吧。」阿 Man 無奈地說。

大森林三步併作兩步地回到停車場取車，暗暗咒罵阿 Man
的鬼主意，白白浪費了一晚時間。明天還要早起上班，卻只餘數個小時可以睡了。

他沿著高速公路飛快地前進，深夜的公路沒甚麼車，讓他可以盡情地踩盡油門，車速 100 、110 、120 地遞增。大森林開著車窗，感受著凜冽的風迎面吹來的快感，更燃點了一支煙吞雲吐霧起來。

大森林瞅見車窗支架上的電話，靈異現象研討會的群組剛彈出了新訊息。

阿 Man: 大家回到家了嗎？

神女：回到了。

口水全：仍在坐巴士。你這臭小子，害死我們了，玩甚麼逆拍手，結果甚麼鬼影都沒有出現。你知道現在甚麼時間了嗎？

阿 Man:
哈哈，對不起對不起，可能日本文化不適合在香港用，下次我們玩回本土一點的碟仙筆仙吧。

口水全：我玩你的頭，下次不要預我了。

Sally_Cho523 加入了群組。

甚麼？

阿 Man: 不要這樣吧，欠缺你的口水，我們就不是完整的靈異現象研討會了。

口水全：哼！明天你給我貢獻一部好看的恐怖電影，我要平衡一下心理。

怎麼？他們都看不到嗎？

「我知道了，他們在合謀玩弄我，我才不會上當呢。」大森林露出一絲冷笑，自言自語說。

忽然好像有點冷，而且狂風吹得大森林的頭隱隱生痛，他決定拋下香煙，重新關上車窗。

阿 Man: 你為人這麼懷舊，回去看『午夜凶鈴』好了。

口水全：去你的，我要嘗試看新的，新的啊。

阿 Man:
有看過韓國的嗎？最近的『昆池岩』都還可以，雖然不算新穎，但某些鏡頭拍得挺不錯。最重要的是，有美女演員看啊，你對美女都肌渴很久了。

口水全：你有顧慮過我們美女組員神女的感受嗎？聽到你這樣說，她一定會很傷心的。

神女：不要緊，我現在非常快樂。

沒有了嘈吵的風聲，大森林忽然留意到，除了支架上的電話上傳出的訊息通知聲外，後座上似乎也傳出了聲音。他旋即減慢了車速，調低了收音機的音量，側耳傾聽。

口水全：甚麼事這樣快樂 ???「叮！」「叮！」

口水全：不跟你們說了，我回到家，現在去洗澡。「叮！」「叮！」

的確沒聽錯，除了自己的電話外，後座一樣傳出訊息通知聲，而且，大森林發現所有訊息都呈現藍色勾勾，代表群組內所有人都已經接收了訊息。

大森林瞬間變得面如土色，偷偷瞄向上方的倒後鏡，他看見了一個側著頭的女人，不，是一個因頸部斷裂而頭顱側向一邊的女人，面色無比蒼白，卻露出了淒厲的獰笑。

****

陳滿全、潘應林、張安怡、劉志文篇 (下篇)

阿Man回到家中，默默回想著今天招魂的事。

『那個討論區傳聞真的是胡說的嗎？還是有甚麼步驟做錯了？』

他重新登入討論區，搜索有關逆拍手的帖子，相關搜尋出現了好幾十個的紀錄，甚至有網紅拍攝影片嘗試逆拍手。

「哦，這篇分析說得不錯。由於陰間和陽間屬於兩個不同的維度，所以一切皆為相反。若說現實完全相反的物件，當屬鏡子。因此，招魂最佳方法就是站於鏡子前燃點蠟燭並逆拍手十次，此方法甚至有機會進入異界，可是，請小心！務必於天亮之前回到鏡子前面，燃點蠟燭再正拍手十次，方可回到現實世界。」

看到這裡，阿Man既興奮又有點害怕，一方面他渴望探索異界已久，另一方面只得他一人在家卻特別感到恐懼。

「不管了！怎樣都要試一下，免得明天上班被那口水全埋怨！」

阿Man決定豁出去了，他拿起今天用剩的蠟燭和打火機，走到洗手間的鏡子前，關掉燈燒起蠟燭後，再次手背對手背拍起手來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」

阿Man看著鏡中的自己，等待了好一會，卻甚麼事都沒有發生，又是騙人的嗎？

「叮噹！」突然間門鐘響起來，把阿Man嚇了一跳。

「這麼晚會是誰？」阿Man驚魂未定地離開鏡子走向大門，可是他卻沒有意識到，本應出現他的背影的鏡子裡，映照出的仍舊是他的正面。

阿Man走到大門前，整頓好了呼吸，便通過大門的防盜眼觀看外間。他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，可能會如恐怖電影般看到血紅的眼，又或者甚麼都沒有。

出乎意料地，他看到了一個熟識的人。

口水全。

「口水全？你不是回家了嗎？怎麼會出現在我家門前？來找我的嗎？」阿Man開了門，驚訝萬分地說。

「啊，對」口水全說。

「先進來吧，剛剛我又到討論區，找尋跟靈界溝通的方法，可惜還是失敗了。」阿Man帶著口水全進屋。

「？死去尋找」口水全笑著說。

「嗯，打算尋找到再跟你們分享。」阿Man驀地想起一件事，問道：「對了……你怎麼知道我住在哪裡的？」

「？嗎的來進我請邀你是不」口水全笑得更燦爛了。

「你在說甚麼？」阿Man忽然有種芒刺在背的感覺。

「？嗎的反相是都切一的間陰了忘你」口水全開始瘋狂地笑，笑得前俯後仰。

阿Man遽然明白了，他回頭跑進洗手間，發現蠟燭已經熄滅了，鏡子前只餘下殘留的蠟和火種的味道。

「蠟燭和打火機呢？該死！我放在哪兒了！」阿Man慌亂地在週遭摸黑找尋蠟燭和打火機，期間口水全的笑聲不斷地在耳邊迴盪，令他更加心慌意亂。

終於找到了，可是阿Man雙手不停抖震，怎樣都未能讓打火機燃起火焰，更錯手把蠟燭全都跌在地上。

「該死！該死！怎麼點不了火！」阿Man蹲在地上，不斷地操作打火機，在多番嘗試後終於成功燃點起蠟燭，趕忙站起來放蠟燭在鏡子前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……」阿Man用他力所能及的速度急速地拍手，當拍到第十下的時候，雙手忽然被抓住了，是口水全。他一邊大笑一邊抓著阿Man的雙手，他的雙手就如鐵鉗一樣，無論阿Man怎樣掙扎都無法掙脫。

這時候，一絲日光從窗外透射進來，天亮了。阿Man心膽俱裂，日光令他可以近距離看清口水全的樣子，只見口水全兩邊嘴角因獰笑而裂開，清楚看見皮膚下外露的肌肉，血液混和唾液不斷從他的口中流出，他卻渾然不覺般越笑越狂。

口水全拉著他向客廳方向後退，力量之大完全不似人間應有之力，令阿Man不由自主地跟著他前進。

出到外面，阿Man看見客廳內站了幾個『人』，令細小的客廳更顯得擠擁。除了阿Man和口水全外，連神女和大森林也到了，還有……Sally，花了一晚時間去召喚她，現在終於見著了，阿Man卻怎樣都高興不起來。

Sally和靈異現象研討會的另外三人站在一起，默不作聲地瞧著他。阿Man知道自己在劫難逃，但仍懷著一絲希望地向他們說：

「我們是公司內最好的朋友吧？我知道你們一定會原諒我的，放過我吧，讓我回到陽間好嗎？」

神女等人沒說話，眼睛卻開始流下血淚，眼神更充滿著仇恨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，請你們原諒我好嗎？」阿Man也開始涕泗縱橫，更跪在地上向他們叩頭，但他們始終不為所動。

「對不起對不起，是我錯了，不要怪我，是我太貪玩，是我害了你們……」阿Man哭著說。

他一邊不停道歉一邊叩頭，額頭被撞出斗大的傷口，看來更開始有點微微凹陷下去。他的血流如注混合了滿臉的涕淚，不斷地滴落地上，發出像雨滴的聲音。

這時候阿 Man 發現到旁邊的繩索，心中有道聲音跟他說話，他知道應該怎樣做了。